

南河鎮

钟宪政◎著



(上)

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南河鎮

钟宪政◎著

(上)



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南河镇 : 全2册 / 钟宪政著. — 2版. — 西安:
太白文艺出版社, 2017.9
ISBN 978-7-5513-1234-9

I. ①南… II. ①钟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180112号

南河镇 (全2册)

NANHE ZHEN

作 者	钟宪政
责任编辑	陈明月
封面设计	王 斌
版式设计	马 敏
出版发行	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(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)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: 029-87277748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
开 本	720mm×1000mm 1/16
字 数	106万字
印 张	56.125
版 次	2013年4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2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513-1234-9
定 价	126.00元 (全2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寄出版社印制部调换
联系电话: 029-87250869

第一章

是渭水的一条支流，三峪河所以被叫作“三峪河”，是因她源于秦岭北麓的，三个峪口。西边的峪口中，清泉叮咚，溪流潺潺，滋养着大片的石榴树。夏日里，石榴花花红似火，故名“红峪”。东边的峪口中，飞瀑直下，如高山泻玉，滋养着漫山遍野的紫薇，故名“紫峪”。中间的峪口中，溪流如练，水声淙淙，兰花遍布，幽香扑鼻，故名“兰峪”。

据说，是药王孙思邈的后裔，专治各种疑难杂症，兰峪中，有一位仙风道骨的采药老人，人称“老神仙”。这老神仙年逾五旬，膝下却只有一女，年方二六。因长得娉娉婷婷，又若兰若玉，取名叫“孙兰玉”。孙兰玉正值豆蔻年华，又出落得如花似玉，她不但人材出众，而且琴棋书画，无所不能。羡慕之中，遗憾之余，红峪跟紫峪，竟各自给他们演绎出一段传奇的故事，并塑造了一个，绝代的佳人。

红峪的故事，取材于《周亚夫军细柳》的典故。出红峪不远，有一个叫作“细柳营”的村庄，据说，是汉文帝刘恒时，大将军周亚夫的，屯军之处。因获罪于汉景帝刘启，后来周亚夫，竟被祸灭九族。其中一人，因逃入红峪，才幸免于难。上无片瓦，下无立锥之地，这个族人夜宿山洞，以打猎为生。跟一般猎人不同，他专门猎杀那些凶残成性的，虎豹熊罴，而对那些温顺弱小的动物，他却呵护有加。一年冬天，见一只梅鹿，被冻得奄奄一息，他立即将其抱回，放在了他的热炕上。第二天醒来时，猎人不由，大吃了一惊。原来躺在他身边的，竟是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，而那只梅鹿，却不知了去向。惊问其故时，姑娘含羞带臊地，告诉他说：“奴家，叫鹿梅。在山中，父母已修炼了，九百九十九年。就在只差一年，便可得道成仙的时候，他们竟被几条恶狼，给吃了。是恩人，打死了那几条恶狼，给奴家的父母，报了大仇。心存感激，小女子却无以为报，今以身相许，誓跟恩人相伴终生，永不分离。”

一年后，鹿梅给猎人生下一女，取名“红玉”。为将门之后，十八般武艺，这红玉姑娘，无不精熟。既有倾国倾城之貌，又有沉鱼落雁之容，她应是周亚夫的，第九十九代玄孙。

后来者居上。紫峪为他们演绎的故事，塑造的佳人，则更加的邪乎。

出紫峪不远，也有一更大、也更为久远的村庄，叫作“镐京”。镐京是西周





的京城，又名“西都”。周平王姬宜臼东迁洛邑时，不想大内却忙中添乱，连连出事。嫔妃所出的小王子，突然去向不明，其乳娘，却被杀死在宫闱之中。

宫里，小王子一人失踪，紫峪，却多出小夫妻一对。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在自己搭起的茅屋周围，小两口，又竖起了篱笆、柴扉。不久，新开的坡地上，长出了五谷杂粮，栏里传出了猪叫；架上，也有了鸡鸣。

山里人厚道，对小夫妻编造的身世，他们竟深信而不疑。更没料到小伙子，竟是来自宫里的小王子，而小媳妇，则是小王子的乳妹——他乳娘的女儿。

从来都不曾见过生母，小王子是乳娘屎一把、尿一把拉扯大的。跟乳娘的独生女青梅竹马，他们从小，就有了感情。每当小王子问起生母时，乳娘总是闪烁其词，说她死于难产。背过小王子，她却又偷偷地抹着眼泪。

成人后，小王子终于看出了，其中的蹊跷。情知隐瞒不过，在他的再三哭求下，乳娘这才抹着眼泪，冒死将其生母在争宠失利后，又被凌迟处死的真情，一五一十地道了出来。

复仇的计划，跟灭口的阴谋，在同时进行。当小王子杀死受仇家指使，处死他生母的真凶时，仇家也派人杀死了他的乳娘。原想拼个鱼死网破，却突然想到，乳妹尚有危险。小王子只得放弃拼杀，并抢在仇家的前头，将乳妹带进了紫峪。庶民的生活，虽清苦了许多，但小王子跟他的乳妹，却是两情相悦。他们男耕女织，夫唱妇随，倒也，乐在其中。锦上添花，不久，他们又有了女儿。给这个掌上明珠，他们取名“紫玉”。这紫玉原本就是，金枝玉叶的公主，她长得国色天香不说，还聪明过人。朱唇赋诗词，她出口成章；挥毫作书画，她丹青生动。应是周平王的，一百三十八代传人。

在红峪跟紫峪人的口中，两位绝代佳人还被羽化，而成了神仙。分别被尊为“红衣仙子”和“皇姑仙子”，他们还给她们，分别建了庙宇，塑了金身。先看这红衣仙子，只见她粉腮、朱唇，柳眉、杏眼，金盔、银甲，头戴雕翎，身披绛红色斗篷，按剑稳坐在虎皮交椅上，英姿飒爽。身后的大屏风上，一只斑斓的上山虎吊睛白额，回眸眈眈。宽大的红木公案上，左侧用黄缎包裹着的帅印，大如覆斗。右侧的牛皮锦盒描龙绣凤，满插着令旗令箭。居中而立，一少年女将，怀抱龙泉；分列左右，十八名巾帼，盔明甲亮。廊下，刀、枪、剑、戟、斧、钺等十八般兵器，一应俱全。门外正中一铜香炉长八尺，宽四尺，香烟缭绕；两侧合抱粗的大柱上朱漆描金，有对联一副，龙飞凤舞：

飒爽英姿，将门有虎女

国色天香，水中出芙蓉

再看那皇姑仙子，头上的凤冠，珠光宝气；身上的霞帔，画龙描凤。端坐在龙凤宝座上，她端庄秀丽，雍容华贵。身后的屏风上，丹凤朝阳，栩栩如生。手执香扇，一对宫娥，侍立身后；怀抱如意，两个彩女，分列左右。左边的九个女官，人人皆闭花羞月之貌；右边的九个女官，个个均沉鱼落雁之容。门外正中的镀金香炉长九尺、宽五尺、重千斤，寓意着，九五之尊。两侧木桶粗的大柱上，亦有朱漆描金，龙飞凤舞的对联一副。

龙生凤养，丽质原是天生

金枝玉叶，雍容亦非地长

三水交汇处，有个村落。在民间文化的影响下，其名字，也不断地演变着。最初，叫“三峪口”，后来，又被改称为“三玉口”。三峪河也数易其名，先被改称为“三玉河”，后来，又被改写为“三女河”。

自南至北蜿蜒八十余里，三女河流经细柳、镐京、秦镇等地后，于南河镇下游的不远处注入了渭水。

无独有偶。在下游，在两水的交汇处，也各有一村。位于三女河以东的，叫“河东堡”；位于河西的，叫“河西堡”。

虽是个有上百户人家的大村，但河东堡值得一提的，却只有两家。一家是村里的首富，人称“财东家”；一家是村里的至穷，人称“秀才家”。除务农外，在南河镇，财东家还开了个大药房，名曰“济生堂”。子弟均聪明好学，是名副其实的书香门第，但除祖传的几箱子书籍外，秀才家却几乎一贫如洗，家徒四壁。似乎无意中，得罪了赵公元帅，秀才家历代子弟在中了秀才后，均因家中无力供给，而不得不半途而废，尽弃前功。似乎不经意中，得罪了文曲星，财东家的祖坟里，向来，没有出文人的脉气。不惜重金，老财东给小财东，请来了最好的先生，但小财东却还是连《三字经》，都念不下来。后经先生提醒，老财东又恳请秀才家的子弟，前来陪读，小财东这才勉强地读完了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。结果秀才家的子弟，中了秀才，而财东家的子弟，却还是个童生。

有锅盔的没牙，有牙的，却没锅盔^①。因不开窍，财东家祖祖辈辈，只能是个童生，而中不了秀才；因家贫，秀才家世代代，只能中个秀才，而中不了举人。

财东家这一代主人老财东，为人，更是善良忠厚。从他爸老老财东手里接过“济生堂”时，他发现大门两侧的对联，内容，已陈腐不堪。有心换副新的，他苦思冥想了半天，却仍然想不出个子丑寅卯。于是，只得请教于他曾经的陪读，眼下，又是他儿子先生的老秀才。给老财东的儿子小财东陪读的，是老秀才的儿





子小秀才。听说要作新对联，他顿时来了雅兴。于是，也兴致勃勃地跟着，来凑热闹。倒背双手，在药房里踱了一周后，老秀才随口，吟出了上联：

红娘子骑海马，戴金银花，当归熟地

闻言掌柜，相公们，连连称妙。追问下联时，老秀才却指了指他的儿子，然后不慌不忙，到一边用茶去了。在怀疑的神色中，学着他爸老秀才的样子，当时年仅十二的小秀才绕着药房，也踱了一周，然后脱口而出，他唱出了下联：

大将军荷巴戟，率黑白丑，荆芥防风

闻言，掌柜相公们先是禁不住都大吃了一惊。接着，又纷纷喝起彩来。这副对联，轰动了陕甘两省，“济生堂”也随之，名闻远近。原来其中除“骑、戴、荷、率”外，余均为中药名，共一十二味。大喜过望，当老财东拿出二十两纹银时，一老一少两个秀才，却都是坚辞不受。老财东无奈，心里，又着实过意不去，于是当众承诺说，小秀才读到哪儿，他便供到哪儿。

人穷志不短。希望儿子能继承和发扬祖德，老秀才给其取名曰“陈德润”。寓意是“不图富润屋，只求德润身”。不负众望，陈德润一门心思地，攻读着圣贤之书。敏而好学，他博闻强记，又文思敏捷。四书五经，诸子百家，他皆心领神会，无师自通。诗词歌赋，琴棋书画，他均心有灵犀，无所不能。

每年歇馆期间，老秀才都要帮财东家进山，采买药材。顺便，再陶冶一下自己。久而久之，他自然而然地，结识了老神仙。每次进山，老秀才，都住在老神仙家；每次出山，老神仙，也下榻老秀才家。一来二往中两个老人，不再只是生意上的伙伴，还成了至交好友。

这年，陈德润刚交十八，老秀才，却已年过半百。不忍老父一个人在外奔波，这次他执意要陪他，一块进山。见拗他不过，老秀才，只得点了头。于是骑一匹栗色马，老秀才在前；骑一匹菊花青骡子，陈德润，紧随其后。沿着蜿蜒的三女河逆流而上，一路向着突兀的秦岭，父子二人迤邐而行……

八月的三女河波光粼粼，水清见底，宛若一走出深闺的纯情少女，她一路，款款而来。水面上一对鸳鸯相依相偎，卿卿我我；空中两只水鸟上下翻飞，雄飞雌从。河湾里几个浣纱姑娘，捣衣声声；滩头一独钓老翁，悠然自得。浅流中鱼戏清莲，蜻蜓点水；岸边绿草如茵，红花点点。萋萋的芳草中，彩蝶们蹁跹起舞；盛开的花丛中，蜜蜂们往来匆忙。堤下荷叶田田，岸柳依依；堤上林荫夹道，百鸟鸣啭。不禁为景色所迷，第一次出远门，陈德润心里充满了诗情，充满



了画意。

再说这兰玉姑娘，虽没跟红玉、紫玉一样，被人们羽化为仙，也没被善男信女们奉为偶像，顶礼膜拜，她却是个娉娉婷婷，又若兰若玉的大活美人。来自四面八方的求亲者，自是络绎不绝，几年下来，光门槛，孙家就换了好几个。

提亲时，是夸不尽的富贵；娶亲时，却是告不尽的艰难。任你伶牙俐齿，任你巧舌如簧，任你说得天花乱坠，有钱的也好，有势的也罢，兰玉姑娘却只是摇头，而从不颔首。直弄得人人乘兴而来，个个扫兴而归，鞋倒是跑烂了好几双，那些媒婆们却连一封干点心，都不曾混上。

“跟红玉、紫玉一样，也成神呀！”

“女大不中留，走着瞧吧。迟早，要出丑的！”

“迟早？依我看祸根，八成，都已经种上了。”

刚被老神仙送出门，几个媒婆一边走，一边，便说起了难听话。用这些恶毒的语言，她们发泄着心中的怨气，同时也打着窗子教门听，给老神仙捎话亮着耳朵。可怜那一对三寸金莲，却要支撑这，百二八十斤的困肉。走起路来，她们虽都是东倒西歪，摇摇欲跌，但被三寸不烂之舌从牙缝里挤出的话，却恶毒得既能杀人，又不见血，足以置老神仙于死地。

老神仙的确被弄得心烦意乱。老伴去世早，千辛万苦，他受尽了难肠。盼星星，盼月亮，他终于将宝贝女儿，盼到了十六岁。跟着女儿，他满以为能享上几天清福，却万万没料到她人大了，心也高了，死活的，不肯屈就。结果星星没盼来，月亮没盼来，不尽的烦恼，却不盼自来。摸不透女儿的心思，更不便多问，深不得又浅不得，左难右难中，老神仙竟不由怀念，甚至抱怨起老伴来。

有老伴在，自己就用不着，操这么多的心了。不可开交时，也有个商量，至少，能一吐自己的苦衷。要是生个普普通通的女子，也许不会有这么多的烦心事，而她却偏偏给他生了个，如花似玉的女儿。而且把所有的烦恼事撒给他，她却撒手，一路西去。

看上去冷若冰霜，心里孙兰玉，却炽热得像是即将喷薄的火山。女孩中比她大的，都抱上了娃娃；比她小的，也都有了婆家。而她却像一叶孤舟飘摇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中，至今，还没个着落。并不是心高气傲，在孙兰玉的心目中，那些有钱的子弟，都轻浮得，跟鸿毛一般。而那些有势的纨绔子弟，则更是放荡不羁。虽朴实无华，那些寻常人家的小伙子们，却又是那样的俗不可耐。宁愿当一辈子老姑娘，宁愿跟老父厮守终生，为他老人家端汤送水，颐养天年，她也断不会以此冰清玉洁的女儿身，轻易地许人。

做人难，做女人更难，做一个才貌双全的女人，更是难上加难。意中的人儿啊，你究竟在天之涯，还是在海之角？



继续着他的药材粗加工，借此，老神仙希望，能排遣心中的烦闷。然而未能如愿，他完全是一副魂不守舍，又心不在焉的样子。一时不慎，跟药材棍一起，他左手的食指，竟被送进了锋利的铡刀口。“咔嚓”一声后，跟药材的碎片一起，半个手指头，竟掉进了板凳下的蒲篮。刹那间，他竟没觉得疼痛，而只是吃了一惊，回过神时，这才痛得失了声。下意识中，用右手，他握住那个少了一块左手食指。透过右手的指缝，殷红的血滴，像断了线的珠子，砸在了脚地……

“哎呀！你……”随着一声惊呼，一头，老秀才撞进了柴扉，“你！你这是咋的咧？”

“啊！咋是……是陈老弟。”老神仙道，“没……没啥。伤……伤了点皮。”痛苦中夹杂着惊喜，惊喜中，又夹杂着痛苦。他的表情，十分的复杂。

“快，快拿刀剑药！”对着身旁的儿子，老秀才吼道，“还……还有白药！”回过头，他又抱怨老神仙说，“都伤成这了，还说没啥！”在陈德润的帮助下，老秀才给老神仙敷上了药。血，终于止住了。

“这是……”瞅着眼前的小伙子，老神仙正待问个究竟，不想却被老秀才，给打断了。

“你侄子呀！咋，不认识咧？”一面回答老神仙，老秀才一面吩咐儿子道，“润儿，来，快见过年伯！”

“年伯在上，小侄这厢有礼了。”面对老神仙，陈德润彬彬有礼地打了一躬。“哦！是贤侄……贤侄免礼。”上下打量着陈德润，老神仙不胜感慨，“两年没见，不想，都成了大小伙子！”

最后一次见陈德润，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，在老神仙的印象中，陈德润，应该还是个孩子。一时着急，他的确没认出他，或者说压根儿，他没料到是他。“好个翩翩少年，竟是如此的温文尔雅！”心里赞叹不已，一时，他竟忘记了招呼客人。

楼上，兰玉姑娘先是听到老父“哎哟”一声惨叫，忙临窗看时，却见“啊呀”一声，老秀才又撞进了柴扉。情知爹出了事，她正急于下楼，不料一陌生少年，紧跟着又闪了进来。一向大方的兰玉姑娘，这时竟有些进退维谷，不知如何是好了。犹豫间，那少年已帮老秀才给她爹上了药，止了血。在给她爹打躬作揖时，他，正好面对着她。他举手投足的潇洒，他眉宇间透出的灵气，让她心中不觉怦然一动，脸上也热辣辣的一片绯红……

“快下来，兰儿。你陈大叔来了。”楼下，老神仙催促着他的女儿。

“来了，来了！”闻声兰玉姑娘，竟有些慌乱。又是寻木梳，又是找镜子，又是……其实这些东西，她一样也不需要。这一切，都是下意识的，下意识中，她拖延着时间。借此，她想稳定自己的情绪，可情绪，却怎么也稳定不下来。尤

其这张该死的脸，它几乎在故意跟她捣蛋，总是热辣辣的，说啥，也凉不下来。磨蹭了好一阵子，待她款步下楼时，它却依然还是朝霞一片。

“大叔，一向可好？”一边问候，孙兰玉一边跟老秀才，蹲了个万福。

“这边，这是你表兄。”指着陈德润，老神仙又示意女儿，上前见过。

“表兄……妹妹这厢，有礼了。”施礼后，孙兰玉不好意思地，低下了头。忙以礼相还，陈德润也羞涩地，侧过了脸。

相对一视，两个老人都似有所悟。忙替女儿解围，老神仙道：“兰儿，还不快去沏茶。”闻言，老秀才也附和道：“好，好。一路上，还真的有些口渴。”怀着既复杂又矛盾的心情，在两个老人呵呵的笑声中，转过身兰玉姑娘去了厨房。

第二天出门收购药材时，老秀才正要招呼儿子，不想，却被老神仙摆手给制止了：“下次吧。虽说成了大小伙子，却没岁。让娃，先歇息上一天。”

楼上，兰玉姑娘心旌摇荡，若春树临风。翻来覆去，昨晚她一宿，都不曾合眼。既然睡不着，她索性爬起来又是梳头，又是洗脸。梳洗完毕，坐在窗前，望着南山那黑黝黝的剪影，她一门心思地想着心事。

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在她最失意，也最无助的时候，仿佛是自天而降，陈德润撞进了柴扉，也撞进了她少女的心扉。从仪表上，她断定他是个有教养的谦谦君子，学识如何，一时，她却又拿不准。于是准备找个机会，先试探他一下。

机会，机会还用找吗？眼下，不正是天赐良机吗？但樱桃好吃口难开，初来乍到，就跟人家谈经论典，这，合适吗？如果他学识平平，哪自己，又当如何？难道，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？孙兰玉一时，竟没了主意。以后……以后再说吧。在极度的矛盾中，她准备打退堂鼓了。

以后，还有以后吗？他能在这儿，待多久？以后，以后还有这样的机会吗？媒婆们那摇唇鼓舌的样子，有钱子弟们那轻浮的样子，纨绔子弟们那放荡不羁的样子，寻常人家小伙子们那俗不可耐的样子，交替地在孙兰玉的眼前浮现着，晃动着。

孙兰玉啊，孙兰玉！你已别无选择，也没什么以后，错过今日，你将遗憾终生。在心里，孙兰玉警告着自己，她终于又鼓起了勇气。

“表兄，麻烦你，过来一下。”楼上，孙兰玉羞涩地道，“小妹我这里，有事相求。”凡事开头难。一声“表兄”既已喊出，她的心里，竟反而，释然了许多。“噢，就来。”不远处背对茅屋，陈德润，正欣赏着山里的景色。已陶醉其中，不想被孙兰玉的一声呼唤，又惊醒了过来。“表妹”有忙，“表兄”自然是，不能袖手了。回过头，应了一声，又迟疑了片刻后，陈德润这才折转身，向



茅屋走来。

“什么事，表妹？”不知“表妹”有什么忙，面对孙兰玉，陈德润竟有些拘谨。“也……也没啥，紧要的事。”指着竹几上的一方宣纸，红着脸，孙兰玉道，“前两天，写了一首小诗，却总觉，词不能达其意。请表兄帮忙，给看看。”她原想跟他说，请表兄，给润色润色，却不知他“水”深浅，又怕，难为了人家。难为了人家，反而不妥，于是话到嘴边，她却临时又改了口。

近前看时，见宣纸上，是一首七绝。无需细看，光那几行隽秀的柳体楷书，已让陈德润禁不住，大吃了一惊。

窗后青山翠如屏，门前绿水明若镜。

深谷幽兰香阵阵，涧畔枫叶火样红。

细细品读，陈德润连声称赞说“好诗！好字！”受到夸奖，孙兰玉反而，更加地不好意思了：“表兄，莫光拣好听的说，还请，不吝赐教。”闻言，陈德润忙道：“赐教不敢！和一首，或许凑合。”说着顺手，他又铺开一张宣纸。

挽起袖子，在一旁，孙兰玉磨起墨来。只见她小臂弯弯似藕，十指纤纤如玉。展纸秉笔，凝思了片刻后，陈德润笔走龙蛇，力透纸背。一副字有俯仰，笔有虚实；墨有浓淡，行有疏密；落款补白，印章点睛；浑然一体，又气象万千的行草书四尺斗方，已跃然纸上。

屋后蓝天翠如屏，山前皓月明若镜。

东海日出波粼粼，西山落晖火样红。

“让表妹，见笑了。”搁下笔，陈德润自嘲地憨笑着。

“呀！表兄果然文思敏捷，又胸怀博大。”一旁，孙兰玉看得呆了，“既语出惊人，又落笔不俗！”惊醒后她不由自主地，扼腕赞叹起来。

“表妹，你也莫光拣，好听的说。还望，不吝斧正。”闻言陈德润，更加不好意思了。“能否赠与妹妹，以为留念？”爱不释手，孙兰玉是答非所问。“胸无韵律，信手涂鸦。”陈德润笑道，“妹妹，又何必客气？”这时，他已不像刚才那么的，拘谨了。

“真的？”闻言又是惊，又是喜。说着，那张墨香四溢的斗方，已被孙兰玉，贴在了她的胸口上。

“妹妹，你……”看着挂在墙上的琵琶，陈德润的一句话，还没说完，不想却被孙兰玉，给打断了。

“表兄稍等，待妹妹，为你奏上一曲。”收起斗方，又藏入香囊。顺手从墙上孙兰玉摘下了琵琶，只见她凝神敛气侧身坐，怀抱琵琶半遮面，转轴拢弦三两声，曲调未成先有情。

空怀凌云志	却是女儿身
无奈扮须眉	偏遇忠厚人
意先结金兰	徐徐图婚姻
憨郎惹人爱	爱为怨之根
只知手足情	不解弦外音
相送十八里	难舍又难分
百般相喻示	费煞奴家心

钹钹

玉手琼指，孙兰玉轻抚慢捻；朱唇皓齿，她含珠吐玢；铮铮，琴音若泉若溪；婉婉约约，歌声如诉如泣。融入其中，孙兰玉，已是泪眼婆娑。一曲唱罢，衷情诉尽，陈德润感动得，眼圈都已红了。“好一个‘十八相送’！”陈德润由衷地赞叹着，“来而不往，非礼也！待愚兄，也回赠妹妹一曲。”说着，兄妹二人互换位置。从孙兰玉手中，接过琵琶，陈德润忘情地，拨动了琴弦。

绿树不语连理枝，	红豆无言知相思
戏水鸳鸯结双对，	愚兄为人却无知
一错再错恨千古，	相逢相处不相识
楼台一别梦方醒，	贻误贤妹悔恨迟
化作彩蝶伴君舞，	今生错过待来世

凄凄惨惨戚戚，哀哀楚楚切切。抚琴瑟而动真情，陈德润已热泪盈眶；闻弦歌而知雅意，孙兰玉也泪眼婆娑。一曲未尽，四只胳膊已紧紧搂在了一起，咣当一声，琵琶砸落在楼板上……

既无父母之命，又无媒妁之言，更无庚帖，以供交换，高雅的爱慕之情，油





然而生。一把琴，两支曲，在少男少女的心中，便激起强烈的共鸣，成了爱情的使者。两首诗，两副字，更是代表两颗赤纯的心，成了婚姻的信物。超凡的爱慕，充满了诗的激情；脱俗的婚姻，步入了画的意境。

圣洁的爱，可遇而不可求！

老神仙、老秀才喜结秦晋的事，深深地，触动了老财东。生意上的往来，让他跟老神仙的交往，远比老秀才，要早得多。曾多次见到过人才出众，又聪明贤淑的孙兰玉，老财东暗想，若能跟老神仙结为儿女亲家，自己将不但有一个令南河镇，甚至令阳都古城方圆数百里，人人瞩目的儿媳妇，而且深信凭老神仙的那手绝技，让济生堂名闻天下，也并非没有可能。老财东也曾多次鼓足勇气，准备跟老神仙提亲，但一看孙兰玉那矜持而不可企及的样子，若釜底抽薪，他一下子，又凉了半截。多少名门望族，多少王孙公子，都被她拒之门外，而他的儿子郭福寿至今，却连个秀才，都没中上。万一被老神仙或者孙兰玉谢绝，他想，即便他们的言语再婉转，即便天再大，地再阔，他这张老脸，也将无处可搁。

“把他家的！”不止一次地张开嘴，老财东，却难以启齿。犹豫间，不想竟被陈德润，给捷足先登了。孙兰玉、陈德润一见钟情，完全出乎了，老财东的意料。由遗憾，到失望，由失望，到懊悔，由懊悔，再到妒忌，老财东的心里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。毕竟是个厚道人，在遗憾、失望、悔恨、妒忌了一段时间后，老财东终于，还是想明白了。陈家父子给自己，帮过大忙，老神仙又是跟自家，合作了多年的伙伴，陈德润、孙兰玉更是郎才女貌，两情相悦。他们的天作之合，无论对他们，还是对自己，都是天上掉馅饼的美事。凭儿子的德和才，即便自己不顾老脸，冒昧地跟老神仙开口，其结果十有八九是，自家伤脸，又坏了大家的交情。退一万步说，老神仙要是跟别的什么人结了亲，他还能像跟老秀才结亲那样更为方便地帮助自家吗？不怨天，不怨地，只怨自家的祖坟里，没这个脉气。

说到底，银钱只不过是身外之物，它永远无法跟人的德和才同日而语，相提并论。对一老一少两个秀才，老财东依然是关爱有加，一改既往的淡漠，对前来给儿子提亲的，他变得格外的热情起来。

老财东的儿子郭福寿，如今，已经是济生堂的少东家。加上老财东的热情，上门提亲的，自然是越来越多了。其中巴结得最紧的，有两家。

“柳春院”的老鸨，名叫柳叶。这柳叶，原是一个良家女子。早年，为逃水患，一根扁担，她父亲一头挑着不满两岁的她，另一头挑着一条跟鱼网差不了多少的，破棉絮，她母亲夹了几件破衣服，一家三口沿门乞讨，由河南辗转，来到

关中，来到了南河镇。上无片瓦，下无立锥之地。用包谷秆搭个窝棚，安顿下来后，她父母在渭河里，以捕鱼为生。

柳叶十六岁那年，深秋，连续半个多月的瓢泼大雨，让渭水猛涨，浊浪滔天。所有的船只，都不得不抛锚停靠，千年古渡，也被迫中止了运营。不能下水，柳家，也断了炊烟。眼看着成群的大鲤鱼，被黄水呛得大张着嘴巴，浮出了水面，而家里揭不开锅，却已经三天了。万般无奈，用生命做赌注，柳叶的父母偷偷地下了水。

一网下去，便是二三十条活蹦乱跳的大鲤鱼。一时高兴，柳叶的父母竟忘却了身处险境，喀嚓！在木板的断裂声中，他们这才惊醒了过来。

晚了！一切，都为时已晚。在惊涛骇浪的撞击下，年久失修，木船，很快便散了架。虽躲过了初一，却没能躲过十五。可怜这一对夫妇做梦，也不曾想到，千里迢迢，他们有幸逃过了肆虐的黄河水，却不幸又葬身在它的支流——渭水。

死者固然是不幸的，然而更不幸的，却是不幸中有幸的生者。为葬父母，为让他们入土为安，柳叶不得不头插草标，跪倒在南河镇的大街上。虽说是个穷苦的渔女，却正置豆蔻年华，柳叶出落得标致不说，还十分的可人。

阳都古城的财神庙巷里，有一破落的官宦子弟，人称乔老爷。虽有妻室，但老婆乔马氏却俩腿一撇，便又是个丫头片子。年近半百，乔老爷膝下弱女子倒有一群，而“顶门的杠子”，却没一个。

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不能眼睁睁看着乔家在自己的手里，断了香火。得到乔马氏的恩准后，花了二十两银子，乔老爷将柳叶领了回去。

一个年轻貌美，一个求子心切。不分黑明昼夜，乔老爷尽情地，折腾着柳叶。十月怀胎，柳叶渐渐隆起的肚子，让乔家上下欢喜不尽；一朝分娩，柳叶生下的乔八姐，又让乔家全家大失所望。

失望归失望，却还不至于绝望。两年后，当柳叶生下乔九妹时，乔家这才彻底地绝望了。因纯属多余，乔八姐被乔家叫作“多儿”，乔九妹自然而然地成了“余儿”。

本来，是坚决不准丈夫纳妾娶二房的，在感到自己的确没生儿子的本事后，乔马氏这才勉强地答应了他。刚进门那阵，乔马氏对柳叶的态度，还算盖得过眼，后来见她跟自己一样，便气不打一处来。于是，柳叶又被转卖到南河镇的一家妓院——怡春院。

怡春院里，柳叶死活地不肯接客，她正想一死了之，不想女儿多儿、余儿，竟也被乔马氏，送了过来。为了两个可怜的女儿，在生与死之间，柳叶不得不重新，作出抉择，她答应了老鸨，条件是给两个女儿一口饭吃。就此，柳叶开始了她长达十五年的妓女生涯。





既单纯，又善良，却命运不济。在乔家，柳叶受尽了摧残，受尽了委屈。在怡春院，她又饱受了蹂躏，饱受了折磨。残酷的现实，连续的不幸，重新塑造了，一个新的柳叶。她先是玩世不恭，继而又变得工于心计，心狠手辣。十五年中，她在给怡春院挣回大把银子的同时，也给自己，敛了不少的私财。自立门户，柳叶另开了一家妓院，也就是眼下的“柳春院”。摇身一变，由妓女，柳叶变成了鸨儿；由一个受害者，变成了一个害人者。

眼下的柳叶，更今非昔比了。为不让女儿跟自己一样，受苦、受难、受屈、受辱，她一心要给女儿找个门当户对的婆家。

大女儿多儿，已经嫁到南头，嫁给了开烟馆的余家。原来家里穷，柳叶反而看不起那些开烟馆、开妓院的。以为他们从事的，都是些伤天害理的勾当，都是昧着良心，大发不义之财，是迟早要遭天谴，要遭报应的。然而残酷的现实，让柳叶，不得不彻底地否定了自己。十多年过去了，那些伤天害理的，却还在伤天害理，那些昧着良心的，照样还昧着良心。非但没遭到天谴，非但没受到任何报应，他们反而越来越兴旺，也越来越发达了。自己父母安分守己，却死于非命；秀才父子洁身自好，却依然穷困潦倒。

杀不了穷汉，当不了富汉。只要能赚钱，不管啥手段，都是本事。哼！天理良心？天理良心，能值几何？天理，总不能当饭吃；良心，也不能当钱花。柳叶竟埋怨起，她的父母来，埋怨他们一辈子，光知道安分守己；柳叶竟嘲笑起，秀才父子来，嘲笑他们一辈子，光知道循规蹈矩。在埋怨父母、在嘲笑秀才父子的同时，她又羡慕起那些昧着良心的有钱人，而且还挤入了那些伤天害理的行业。

等多儿嫁过去后，柳叶这才发现，她又错了。是她亲手把大女儿，推入了火坑。余家压根就没把自己，放在眼里，当着多儿的面，他们竟骂她是臭婊子、官碾子。她的女婿——余家的儿子余有志，更是个地地道道、五毒俱全的花花公子。他经常聚众赌博，赌输了，便拿多儿出气，对她又是拳打，又是脚踢。他经常寻花问柳、夜不归宿不说，竟还给北头的几家妓院当皮条，拉起了客人。更可恶的，是为给自家的烟馆，多拉些生意，他竟免费提供烟土，来诱骗他人，诱骗他人，吸食鸦片。这个世界上，难道真的，就没好人人家了吗？吃一堑，长一智。已有些阅历，对小女余儿的婚事，柳叶变得慎之又慎。由东街到正街，由南头到北头，将南河镇凡有头有脸的人家，柳叶挨家挨户地进行了掂量，由正街到东街，由北头到南头，她又逐门逐户地进行了比较，这才发现赚钱的并不见得非要伤天害理。济生堂的财东家，就是个典型的例外。

倒发媒，柳叶不止一次地，央人去跟老财东提亲。然而在这藏龙卧虎的南河镇，眼窝有水水的，却绝非仅她一个。冤家路窄，柳叶万万没料到她的竞争对手，竟然是她的冤家对头，也是她儿女亲家的余家。

第二章

柳叶的儿女亲家，余记烟馆的老东家早年因出天花，而落下了一脸的麻子。人称余麻子，或“麻子余”。小时候，麻子余读过几天私塾。虽成绩平平，却打得一手的好算盘。双手打算盘，他十个指头一齐动，直让旁观者眼花缭乱，又目不暇接。如果有人报账，那就更绝了。你的嘴有多快，闭上眼，他的手就有多快。一阵噼里啪啦的山响后，两个算盘上的结果，竟丝毫不差。那些账房的先生们常常是看得目瞪口呆，自叹不如。

那年月，有这么一手绝活儿，如果能正经做人，起码，能谋个体面的账房先生，而用不着风里来雨里去，就可娶妻生子，养家糊口，甚至，能过上小康的日子。混得好被某个高门大户或官宦人家看中，做个掐五坐六的大总管，也并非没有可能。而麻子余却偏偏心术不正，他不是吃张家的饭、砸张家的锅，便是住李家的店、戳李家的窝。那些能发家致富，能做官为宦的，大概都不至于是梨瓜地里的西瓜——大瓜种。或者是西瓜地里的梨瓜——瓜娃。事有再一再二，却没个再三再四。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久而久之，麻子余便再也找不到主顾了。

退一万步说，只要能下苦，凭祖上留下的几亩水地，温饱，至少应不是问题。可麻子余却偏偏好高骛远，浑身上下除了困肉，所剩的，全都是懒骨头了。

“麻子余，算盘，你不是打得好嘛。算算看脸上，你到底有多少坑坑洼洼。”闲来无事，经常有人用这话取笑麻子余，寻他的开心。更要命的是同龄人，都抱上了娃娃，而麻子余却因一张麻子擦着麻子、叫人一看不吃都饱了的黑麻脸，至今连个媳妇，却都没讨上。死猪不怕开水烫。锅烂了，也不在乎多砸上一榔头。麻子余破罐子破摔了。

染上大烟后，祖上留下的几亩水地，都被麻子余用烟枪，化作青烟后，又吐了出去。一明两暗三间厦屋的椽跟檩，也被他一根根扭下来，又塞进了烟枪。庄基、地皮也在劫难逃，无一幸免。

祖业变卖罄尽后，麻子余，又打起了人的主意。五岁的妹子，被他以十两银子，偷偷地卖给了一个山西商人，至今，下落不明。父母年迈，自然是没人肯要了。但他们却还是在劫难逃，被他活活给恹死了。死无葬身之地。遗体被扔进渭水后，麻子余还大言不惭地夸口说，让乡党们，也开开眼界，这叫作“水葬”。

不该卖而能卖的，都被麻子余卖光了；不该卖也不能卖的，也都被活活地气





死了。该死的却非但没死，而且“本事”见长，跟土地爷住在一起，除算盘打得外，麻子余又学会了一门手艺，就是偷。大凡有三只手的，多半是昼伏夜出，而麻子余却是个例外。

一天，估摸着烟瘾，又该犯了，腰里，麻子余却又一文不名。正猴抠脸，却见人流中，有个戴着石头眼镜的老者。天无绝人之路，麻子余，悄悄跟了上去。

光天化日之下，总不能从人家的脸上，将眼镜摘下来拿走吧！贼毕竟还是贼，两只贼眼，滴溜溜转了一圈后，麻子余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。

“啊呀呀，不得了了！”一惊一乍，麻子余突然大声地，嚷嚷起来，“眼镜戴在脸上，说不见，咋就不见了？”闻言果然中计，摘下眼镜，老者忙藏进了口袋。时过境迁，再次摸眼镜时，眼镜，却不翼而飞了。回想刚才的场景，老者突然醒悟，在叫苦连天的同时，他又大呼上当。集市上老者正捶胸顿足，懊悔莫及；烟馆里麻子余却云腾雾绕，悠然自得。

凭这手“绝活儿”，麻子余成了地痞、流氓、阿飞们的“领袖”。当“臣民们”问及时，“领袖”却不以为耻、反以为荣地炫耀说，这叫“吆鸡下架”。按麻子余的逻辑，这街道上，遍地都是钱。能不能装进自己的口袋，那可就看你的“本事”了。

纠集在麻子余的麾下，南河镇一时间匪盗横行，被折腾得路断人稀。几乎都到了刚一抬脚，便有人割掌的程度。

“别闹了，快睡觉！再闹，再闹麻子余就来了！”若崽娃子闹腾着不肯睡觉，大人便用麻子余的“大名”，来哄吓他们。跳猴皮筋时，孩子们也唱道：

余麻子，狼心肠，娶不上媳妇狗跳墙。抽大烟，丧天良，先卖庄子后卖房。水浇地，踢踏光，亲妹子被他卖异乡。逼死爹，气死娘，弄得家破人又亡。该入土，没地方，撂进渭河葬水乡。又是偷，又是抢，狗日的绝没好下场。

毕竟念过几天书，对这些偷鸡摸狗的勾当，麻子余并不满足。他要发财，发大财。时时刻刻，他都在留心着、寻找着，寻找着发财、发大财的机会。

机会，终于有了。虽紧紧地抓住了这个机会，麻子余却并不知道给他提供这个机会的，竟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显赫人物。

左宗棠，字季高，湖南湘阴人。自道光十二年中举始，六年内他连续三次参加会试，竟均不及第。

天生我材必有用。放弃科举，投笔从戎，左宗棠，来到了曾国藩的湘军。乱世出英雄。在对太平天国的作战中，他运筹帷幄，累建奇功，头角崭露。